

先聲報



第三期

◀ 內容摘要 ▶

- 第一版：安順區補選和星洲前途
- 第二版：論殖民主義必須反對到底
- 第三版：推行工業化發展經濟的問題
- 第四版：促進新馬統一的兩種方針兩種後果
- 第五版：左翼的立場何在？
- 第六版：關於五地聯邦的問題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 每份一角五分

星洲人民黨機關報

黨部：31, Lorong 32, Geylang Rd., Singapore.



安順區補選和星洲前途

自從六月十號安順區補選提名以後，廣大的勞苦羣衆在街頭巷尾都把它當着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話題來交談，顯然的，大家是把它當着目前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來看待的。因為，大家都會深刻地覺得到，其結果對時局所起的影响也將比芳林區補選來得深廣的。當然，英殖民主義者和反動右派的政黨何嘗不在注視着這場「多角戰」的結果呢。這種情況，除了說明勞苦羣衆的政治覺悟有了更大的提高之外，同時也顯示了右派份子是多麼妄想從這場「多角戰」中去獲取勝利，以為他們「重掌政權」，鋪平道路呢？

今天安順區補選的出現，已經促使各政黨都必須要明確表明它們對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的基本立場和具體政策了，想要逃避是不可能的。這正也顯示了星洲的政治形勢的發展已經處在一個不同的階段，具體地說：今天我們不只要提出全民團結，繼續反對殖民主義的中心政治口號，而且是要採取具體方針和步驟來反殖民主義了。形勢畢竟比人強。在這種情勢下，連最右的政黨也要喊出反殖民主義，扛出要立即獨立的口號來欺騙人民。但是，有了一定的鬥爭經驗的星洲人民已經是胸有成竹，懂得在安順區補選中應該去支持誰的。人民的判斷和抉擇往往是公正和正確的。因為，星洲人民從過去自己的切身的政治經驗中深切地感受到，用口喊出反殖民主義是容易辦到的事，那是連小孩子也會做的。人民是講實際的，同時，也相信言行始終一致的政黨。

目前，擺在參加安順區競選的各政黨面前的問題就是：要不要真正而不是空談的來反殖民主義，就是說不要開口喊出反殖民主義，而且要用實際行動來反殖民主義。要不要用實際行動來反殖民主義，是安順區的選民這次決定支持誰的主要根據。這一條根據是唯一正確的。過去，星洲人民也是主要以這個根據去支持行動黨上台執政的。當然，這次安順區的選民也一定會將兩年來的政治經驗和這一條根據結合起來去決定的。

在這次安順區補選過程中，行動黨一些上層領袖的言行表現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在六月九日行動黨在該區召開黨員大會上，李光耀先生曾經這麼說：「如果在這次補選中我們得勝，但却使我們的政府與聯邦政府引起了衝突，這樣即使我們勝了也要吃虧。」這段話，不只會使左翼人士和行動黨黨員會有「奇怪的反响」，就是安順區的選民，也會感到莫明其妙的。行動黨在這次的補選中到底要勝利還是失敗呢？如果要取得勝利的話，為什麼又要這麼說呢？這是大家都

會提出的疑問的。然而，從李光耀先生的這段談話中，好像有這樣的暗示：如果行動黨的中選會破壞了和聯邦右派政府的友誼的話，行動黨是寧可失敗的。因此，行動黨這次的競選工作進行得還不比芳林區補選來得熱烈，積極，多少使人感到有點冷落的樣子，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不但是這樣，行動黨的一些上層領袖在最近期間甚至沒有具體地表示它和左翼力量的團結關係，應該怎樣加強，好像大家已經沒有什麼「同」可以「求」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反而拿了「求同存異」的原則去和聯邦右派政府「求同」。這種情形是和行動黨主席杜進才先生表示行動黨代表馬來亞社會主義的潮流，要和聯邦的左翼力量合作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杜進才先生呼籲安順區選民支持行動黨，另一方面行動黨的一些上層領袖又要和聯邦右派份子拉關係，這種要左又要靠右的表現，無疑是一種權宜的態度，這顯然不是已經有高度政治覺悟。

向左傾的星洲人民所樂意歡迎的。這種一味妥協，低聲下氣的向聯邦右派份子「求同」的，要左又要靠右的政治路線，到底會給星洲的社會主義力量帶來什麼益處呢？不只是人民黨，就是廣大的勞苦羣衆在目前都還是誠懇地希望，行動黨的一些上層領袖應該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改變一下這條政治路線，如果還是堅持這種要左又要靠右的政治路線的話，那麼，行動黨在安順區補選一旦失敗，是絕對不能夠責怪該區選民會轉而去支持他們意想中的候選人的。當然，星洲人民也會給那些固執己見盲幹到底的人，予以嚴正的判決，正也像過去把那些反動份子唾棄一樣。

至於行動黨如果在安順區補選中一旦失敗的話，會不會辭職的問題。我們覺得，李光耀先生在六月廿五日羣衆大會上表示本邦在聯邦與英國談判有關五大聯邦合併的建議之後，將和英國談判有關「合併的問題」，已經很明顯地答覆了行動黨會不會因補選失敗而辭職的問題了，因此人民是用不着為這個問題擔心的。

這次在補選期間，人們對星洲前途的重大問題展開爭論，這種在憲制談判之前展開的理論鬥爭是非常必要的。當然，有些心地善良的人，看到目前一些人在展開有關這方面的問題的理論鬥爭的時候，便擔憂起來，好像左翼內部會因此一爭，而告分裂了。其實這些人的憂慮是多餘的。首先，我們得肯定，這次在安順區補選中出現對問題的爭論，並不是意氣之爭，而是要不要把反

殖民主義事業進行到底之爭，是要完成反殖民主義的任務或是要搞五邦大合併之爭，是要不要堅決放手發動羣衆，依靠羣衆為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作好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之爭，是要一黨包辦一切，還是要由各政黨舉行圓桌會議決定憲制談判的一致的基本立場之爭。這些爭論都是必要的，一點也不會過分或有過火之地方。這種爭論會向星洲人民清楚地提出在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中應有的具體的要求。

但是最近我們却看到一種很危險的右傾活動，就是自從聯邦的右派份子的代表東姑鴨都拉曼在五月廿七日來星時在一個通訊社俱樂部的宴會上，提出五邦大合併的建議以來，一些機會主義者便極力俯和，右派份子也因而囂張起來了。從最近英國首相麥米蘭的談話，以及六月廿六日，北婆羅洲，沙撈越、汶萊、星洲等四個英殖民主義的高級官員來星集會，討論這個建議，以及對這個建議大事喧揚，大家就不難看出這個建議的反動本質，是反人民的。普天下的反動派極力表揚和認為好的事情，對於我們勞苦人民來講無疑是一件壞透的事情了，很明顯的，這個五個地區的反動右派份子已經聯合了英殖民主義者在極力地進行它們這個陰險的計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五邦大合併的計劃的提出，恰巧是這些區域人民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反殖民主義運動趨向高潮的時期，它的目的，一語道破，就是要藉此來轉移人民的鬥爭目標，以便把五邦的右派力量聯成一綫來對付這些區域的進步力量的，這難道不是非常明顯麼？

人民黨是堅決反對這種所謂五邦大合併的計劃，它不但不符合實際的要求，而且如果這麼「一合」的結果，被犧牲的將是五邦人民的利益，而轉利的是反動右派和英殖民主義者。因為現在階段，並不是在鼓吹合併不合併的問題。當前，擺在這些區域的人民的政治任務首先是反對共同的敵人——英殖民主義者，清除這區域的殖民主義的殘餘勢力，爭取完整獨立自主的權力。致於「五邦大合併」是未來五邦人民當家作主時才去考慮的問題。到那時候才來真正談五邦大合併才符合人民的利益。

為着使本邦人民多年的鬥爭果實，不至於給一些在搞其合併論者所出賣，必須嚴正地揭穿這個計劃的政治陰謀同樣是目前迫切的任務。

人民黨是永遠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我們將會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去為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爭取更大的勝利而奮鬥。

反殖民主義的試金石

·早天雷·

如果說芳林補選的結果，顯出了人民對現狀的不滿，要求得到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利，要求政府能夠採取堅決的態度，領導人民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那麼，現在進行中的安順補選，就是有關方面是否能夠接受芳林補選的經驗教

訓，是否願意尊重民意，採取堅決措施貫徹反殖民主義鬥爭的攻堅。行動黨的領導層在芳林補選失敗之後，一度曾經作總辭職的打算。但是，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可能造成政局混亂，對人民不利的，所以引起了全民劇烈反對，看起來行動

黨黨內也有九十八仙以上是反對這樣做的。總辭職不成的重大意義，在於：人民已經有了高度的政治覺悟，能夠明辨是非，不因為一時的不滿和激憤而打亂整個大局。特別重要的是：這一事實說明，人民的團結和覺悟已經有力量來制止任何

輕率、魯莽和危害人民長遠利益的行動。這就是芳林補選後所出現的新形勢。這個形勢說明少數人想要放棄反殖民主義的事業，想要以少數人的要求和願望來代替廣大人民羣衆的要求和願望的做法，在今天已經是完全不通了。這個形勢更說

明了反殖民主義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在反殖民主義大業尚未成功的今天，就不想繼續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就想半途而廢，或以曲線反殖民主義的理論來矇蔽人民，放棄政治領導的責任，這是完全（轉入第四版）

論殖民主義必須反對到底

人民要反殖民主義，現實生活也要人民反殖民主義，堅決地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反對半途妥協的道路，反對有錢才能反殖民主義的幾個據點論。這就是人民唯一能夠同意的答案。

今天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潮佔統治地位的時代。殖民主義已經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過去那種公然替殖民主義辯護的政治掮客和走卒，已經不敢再拋頭露面來為殖民主義歌功頌德了。現在就連表現最壞的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公開上打着「反殖民主義」的旗號來欺騙人民，然後在暗中偷偷摸摸地進行其為殖民主義者勞的骯髒勾當了。

這個現象，說明了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浪潮洶湧澎湃，真是其勢也浩浩蕩蕩，沛然莫之能禦。誰如果敢於違逆這股潮流，誰就要與民為敵，註定完蛋的。這就難怪連右派投機政客也要裝出一派反殖民主義的好形勢，正是人民再接再勵徹底肅清殖民主義的各種醜態和黑暗的好形勢。但是，現在突然間半路殺出了一個咬金來，高聲喊道：不行不行！現在不能喊反殖民主義的口號了。為什麼呢？答曰：因為不實際。因為右派份子也在喊，我們萬不能上當。因為能反的我們都反成功了，剩下來的不能反，反了大難要臨頭的……就這樣的幾個「因為」，反殖民主義的口號即使再好，也不能行時了。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好像新加坡人民已經走到了一個岔路口，反或不反殖民主義，已經是非抉擇不可的時候了。好像我國反殖民主義洶湧澎湃的巨浪，已經不應該繼續向前推前，而應該改道而行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根據什麼具體事實和根據什麼邏輯分析，可以得出反殖民主義的口號已經過時，再反下去就會出現災難的結論呢？下面就要試圖詳細來討論這個問題。

殖民主義者通過什麼控制着新加坡人民的命運呢？有人提出所謂「四個據點論」。根據這個理論的解釋，殖民主義者是通過下列四個據點來控制的新加坡。這些據點就是：(1)公務員制度。(2)立法議會。(3)國防和外交。(4)經濟控制。

接着，這一「四個據點論」的理論告訴了我們：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已經成功了一半，攻下了兩個重要據點。這兩個據點就是公務員制度和立法議會。至於剩下來的兩個據點呢？新加坡人民是無能為力的了。除非每年能夠找到一筆幾百萬元的入息。不然，國防跟外交是

休想問津的。反殖民主義只好反到這兒為止，再反下去就要出現災難了。這就是這四個據點論的結論。

問題如果像「四個據點論」所告訴我們的那樣，那倒還吧了。但是，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殖民主義者為了維護它在殖民地的經濟利益，它不但通過軍事上的強大力量來鎮壓殖民地人民對它的反抗，而且也建立了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其中包括所謂公務員制度），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不僅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政治上緊緊地統治着殖民地人民，而且建立了奴化人民的教育制度，通過各種宣傳工具和文化機構，對殖民地人民進行「精神殺戮」，實行「愚民政策」。等到人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舊有統治方式和高壓手段破產了，行不通了。它又像魔術師一樣，在「憲制」改良上用功夫。企圖用遮眼法欺騙人民，使人民產生錯覺，以為殖民主義已經回老家去，或殖民主義已經過時了，讓人民通過所謂「民主選舉」，來得出殖民主義已經不存在的結論。而事實上呢？殖民主義並沒有回老家去，殖民主義並沒有因為公務員已經馬來亞化，或立法議會已經完全民選，就退出了新加坡的政治舞台。殖民主義者並不是簡單地盤據在公務員制度或立法議會裏面的。殖民主義者是老奸巨滑深謀遠慮的。誰敢說在公務員裏面不存在着殖民主義思想？誰敢說議會裏沒有殖民主義者喜愛的政客？誰又敢說代議士裏已經不再有親殖民主義的分子。

單單公務員已經馬來亞化和立法議會已經完全民選，是不能得出殖民主義已經不存在，或者已經不能再影響我國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這一結論來的。這正如我們不能夠根據某些國家如菲律賓，暹羅，南越和中美洲許多國家也有自己的公務員制度和民選的國會，就認為這些國家並沒有受到殖民主義者的干預或操縱一樣。

只是從形式上着去看一種制度，是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的。如果我們不對這些制度作歷史的考察，不探明這些制度產生的背景，不對這些制度作具體的分析，找出它們的優缺點，作一番必要的整頓，改革，只是簡單地以接管這些制度為滿足，認為接管之後，殖民主義在這些領域中已經死亡，這種觀點既不符合客觀事實，沒有真正解決掉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問題，當然就不可能是正確的了。

就以公務員制度來說吧，這是

過去殖民主義者為了方便統治殖民地人民所推行的一種管理制度。在本質上它是一個統治階級發號施令的官僚機構。如果單單從形式上馬化公務員——換句話說，由本地人官員代替外籍人官員，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只有破除一切陳舊的規章制度，建立新的容易聯繫羣衆並且能夠更快和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的規章制度；粉碎與人民對立的官僚思想，樹立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這樣經過徹底整頓和改革了的公務員制度，才会有新的內容，產生新的氣象，給人民以一種新的感覺，要不然，人民從切身體驗中感受到的還是殖民地社會里的老一套，所謂殖民主義在公務員制度這一領域已經不存在的觀念，在人民的心坎里是怎樣也建立不起來的。

對立法議會的看法也是這樣。把立法議會看作是殖民主義者所盤據着的一個據點，這種觀點是很奇怪的。誠然，在舊立法議會時代殖民主義者通過這一立法機關制定了許多反動的法令和規章制度，但是，更正確的說：立法議會只是一種統治工具（或手段）吧了，在過去殖民主義者就是不必通過立法議會，它要行使殖民統治者的威權，也是易如反掌的，我們不能因為左翼力量在立法議會里佔了多數，就說人民已經把殖民主義者從這個據點趕走，人民已經攻佔了殖民主義盤據的老巢；如果這樣分析問題，那麼一旦右派勢力在立法議會中重佔優勢時，我們要怎樣說呢？我們不能說：人民已經以這個據點中撤退，殖民主義者的代理人已經收復了這個據點呢？問題顯然是不能這樣分析的。

新憲制實施下的立法議會是人民反殖民主義鬥爭取得的成果，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只要具體分析一下就會知道，作為「內部完全自治的鬥爭成果來看，這個民選立法議會還是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立法議員雖然都是民選的，但是，由這些民選出來的議員所組織的政府，權力却是受限制的，是不符合「完全內部自治」這個概念的。關於這一點，全新加坡人民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人們只要讀一下「新憲制」條文，就會知道；還有一個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比政府更高一級的「內部」公安委員會，這一個以英國代表和聯邦代表佔統治地位的委員會，有權力干涉或取締它認為有損害新加坡殖民地利益的一切活動，包括羣衆性的政治活動在內。這樣一來，民選的立法議會要受制于另一個非民選的機構這一事實，就和「我們已經佔據了殖民主義的第二個據點這一論斷，大相逕庭，大矛

其盾了。由此可見，把反殖民主義的問題簡單地歸結為幾個據點，認為這幾個據點一解決，所謂反殖民主義的問題就完全解決的理論，是經不起客觀實踐的檢驗的。

新憲制實施已經兩年了，新加坡人民對新憲制的局限性這一認識，兩年來取得了不少經驗。只要頭腦清醒的人都會承認這一新憲制的局限性的。這個局限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有限度的內部自治，或曰：不完全不徹底的內部自治。因流行在羣衆中的口頭禪來說，就是三須古的內部自治。

關於政府的權力受限制，不能徹底解決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方面的事實，人們已經談論得很多，而且看得很清楚，就是政府本身也是公開承認的。所以，這里就沒有需要一一舉例說明了。不過，有一點不能不指出的就是；所有的公開事實，羣衆的政治經驗和政府的聲明，都是反對幾個據點論的理論根據的。

由此可見，只是着眼於幾個據點來談反殖民主義是很不實際的。既然殖民主義不只是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控制殖民地人民，既然殖民主義者是通過各種各樣的行政手段——公開的或隱蔽的，粗暴的或懷柔的，生硬的或靈活的正面的或側面的等等，來達到迷惑，欺騙與操縱殖民地人民的目的。既然殖民主義者是那樣無孔不入，那樣鬼計多端，那樣深謀遠慮，計算老到。如果我們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只集中在幾個據點上用功夫，認為幾個據點拿過來，反殖民主義的問題就一概解決了，這種說法，豈不是很天真，很幼稚麼？

既然殖民主義是無孔不入，鬼計多端，老奸巨滑的；既然殖民主義在實際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和毒害我國人民，既然殖民主義是通過明或暗的，或半明半暗的種種手段和方法，種種陳舊的規章制度，種種過時的法令條規，來直接或間接地干預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我們就應該堅決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應該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徹底，堅決和乾淨地粉碎殖民主義的各種影響，必須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依靠人民的覺悟，團結和熱烈支持，來肅清殖民主義的種種遺毒，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徹底勝利為止。

那些把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局限在幾個據點裏頭的想法，其必然的結論就是：能夠反的我們已經反了，剩下來的不能夠反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反殖民主義的理論呢？這種理論又怎樣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怎樣能夠動員，教育和堅決領導羣衆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呢？

新加坡能不能獨立，應不應該自己獨立的問題，根本不能和應不應該反殖民主義這一問題混為一談。因為前者是具體的鬥爭策略問題，能不能或應不應，決定於一定的時間和條件，但是，後者却是一個基本立場和基本路線的問題。就是不管現在能不能獨立，反殖民主義的工作不能中斷，不能半途停頓，而應該繼續貫徹奮鬥下去，這一點道理是很清楚的，不用多說也會明白。用具體的策略來代替基本的立場和路線，其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取消基本的立場和路線，就是以權宜之計，臨時應變，為謀取實際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時利益，而忘記了基本的政治原則和立場。這種不要原則和立場，一味在表面形式的實利上用功夫的搞法是很危險的。

根據形式上的理解，新加坡反殖民主義的問題只剩下兩個——國際外交和經濟。「幾個據點」論告訴我們，這兩個最後據點是不能反的，為什麼呢？因為無錢莫辦是也！

「幾個據點」論的發明人替我們算了一筆賬：要收回國防和外交，就得準備一筆數達幾萬萬元的金錢，否則，就不能收回國防和外交的權利，至於經濟問題，那就更不用說了，好像只要外國壟斷資本存在一天，新加坡人民就沒有希望獲得政治上的獨立和自由，彷彿一切都決定於錢，錢，錢。有錢能使鬼推磨，無錢難獲半溫飽，孔方元之作用大矣哉！我們真不禁要為錢而日思夜想，夢寐以求元了。

但是，殖民地人民是不相信這一套理論的，這種有錢才能反殖民主義的理論，豈不是爛佬才有資格談反殖民主義，而窮光蛋就反不成了麼？我們放眼四海，在地球上就找不到一個殖民地國家是在準備好以一筆為數幾萬萬元的基金才來反殖民主義的。如果這種理論也算「實際」的話，那麼，所有殖民地人民就不應該反殖民主義，不應該要求獨立了。

殖民地人民本來就是窮困的，要等富足了，沒有經濟困難了，才來反殖民主義，那就乾脆不要反最好。因為既然富足，生活過得很豐裕，還反作什麼呢？其實，人民要收回國防和外交權利，并不等於我們要追隨大國所跑整軍備戰的路線，處處要仿效金元國那樣花大錢來辦外交。小國應該有小國的做法，我們靠人民的力量來支持我們，不是靠槍炮來保護我們，我們靠政治上的優勢和道義力量來做事，而不是靠錢來搞關係。所謂得道者多助。我們依靠人民的團結，依靠國際上正義力量的支持，是不會沒有作為的。那種以為

(轉入第三版)

如何正確看待本邦在現階段

推行工業化發展經濟的問題

本邦在極力提倡並設法推行工業化，發展經濟。不少人因而為現象所迷惑，以為本邦的命運，前途是全這項經濟工作唇齒相關的。這是錯覺，應該加以糾正。

有人說：如果工業化獲得成功的話，我們人民便會有好前途；如果失敗，人民的前途似乎便會墜地了。這些人以為，目前第一件是這項有全盤計劃的經濟工作。其他一切方面的工作，均不准危及這以工業化為中心內容的「經濟建設」的成功。但實際上，工業化的成敗，絕不是決定本邦人民將會有何種前途的關鍵所在。

工業化可以獲得大大成功，但人民的前途不一定會因而轉好。我們知道，蘇聯和美國都是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但在工業化，在生產技術這方面所表現的成功，如果以

方面的經濟發展才會歸利於人民，人民才會有好生活，好前途。以為「經濟建設」乃決定本邦前途的關鍵所在，是企圖轉移人民反殖鬥爭的矛盾的，完全錯誤的看法。

如此，是不是在人民還沒有建立起獨立完整的政權以前，應該反對發展經濟呢？不是的。反對發展經濟，是片面的，錯誤的看法。我們在這里必須正確地看到現階段發展經濟的兩面性的問題。這個兩面性是：一方面，我們人民的民生仍然依賴於現在經濟的繼續發展；另一方面，現有經濟的繼續發展，處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只可能是殖民主義性質的，因此到頭來只會使到我們人民的民生問題受到更大威脅。換句話說，即為了暫時維持民生，在現階段不能不繼續發展經濟，但這種經濟發展的結果，不但不能根本解決民生問題，反而只有使之嚴重化而已。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通過人民的堅決反殖政治鬥爭，才能獲得解決。但是，有的人却以為在殖民主義統治及經濟關係的束縛下，可以使殖民主義經濟自然而然地轉化為非殖民主義的獨立的民族經濟。他們因而主張僅僅在經濟發展的範圍內，去解決這個尖銳的矛盾，這是同一個僥倖自己把自己舉起一桿可笑。

在現階段，由於我們人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消滅一切殖民主義的反人民的統治勢力，消滅殖民主義經濟關係，所以就還沒有具備足夠的基本條件去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在我們的對面，殖民主義統治勢力還是很強，殖民主義經濟關係還是很牢，所以殖民主義者還有辦法繼續發展對我們人民加強剝削和壓迫的殖民主義經濟。我們反對殖民主義經濟，但是要有步驟地去達到建立民族經濟的目的，並不是不顧一切，不顧時機地立即對現有的經濟及其繼續發展進行破壞，使到暫時還有所依賴的民生受到擾損，反而不利於持久地繼續反殖政治鬥爭。我們人民在現階段的任務，是反殖政治鬥爭，不是反對經濟發展。在敵人勢力還很強的情況下，我們不怕他用辦法繼續發展殖民主義的經濟，不怕這種經濟發展所將帶來的，我們人民與殖民主義者之間的更加尖銳化的矛盾和衝突，因為這些矛盾和衝突，將有利於反殖政治鬥爭。以上是對待本邦在現階段發展經濟的基本態度。這是堅持政治獨立必須先於經濟獨立的立場，是首先實踐政治獨立的策略思想。有了這種立場，策略思想和基本態度，我們便能排除一切經濟改良主義的白日夢。

我們反對認為在殖民主義經濟關係下可以建立獨立民族經濟的論調，但這不等於說，我們否認在殖民主義經濟系統中存在着民族經濟的成份。這點必須分清一般說來，殖民主義經濟不得不包含有它的對立性，即民族經濟的成份。這種被包含在殖民主義經濟系統中的民族經濟的成份，是為這個經濟系統所不能缺少的。原因是殖民主義者既要對被統治的民族加強剝削和壓迫，却又依賴於這個民族的生存。但，民族經濟成份在殖民主義經濟系統中所居的地位，是被利用和榨取的地位，而在這個經濟系統中佔統治地位的是殖民主義的經濟成份，所以整個經濟系統的性質是殖民主義的。只有當被統治的民族，解脫了統治勢力，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取得了勝利的人民的勢力，把殖民主義經濟成份加以破壞及佔為已有的時候，整個經濟系統才會發生質變，才會從殖民主義的性質轉化為民族的性質。在這之前，民族經濟成份將始終居於被壓迫的地位，然而在一定的條件下，它仍然可以在殖民主義經濟系統中逐漸加強自己的成份和地位。在殖民主義經濟系統中加強民族經濟的成份，將導致民族經濟

成份與殖民主義經濟成份之間的更尖銳的矛盾。這對於反殖政治鬥爭是有利的。因為這樣，我們支持政府在其所推行的經濟工作中，盡其所能地加強民族經濟的成份，主要即協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思想上，我們必須認為在現階段要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是不可能的，但在具體問題上，我們却要爭取加強民族經濟成份，在現階段是做得到的。

本邦人民是有着一定的鬥爭經驗和政治覺悟的，不是幼稚或不懂事的。只要政府仍然堅持反殖鬥爭的路線，人民必然會了解和支援它去推行有利於反殖政治鬥爭的經濟工作。但這全時說明了，唯有有利於反殖鬥爭的經濟工作，即唯有能幫助這個政治鬥爭繼續發展的經濟工作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這樣的經濟工作，在具體項目上主要是協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可以爭取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促進港口商業，可以爭取到生活依賴於商業的各個中間階層；實行勞資兩利政策協助農業生產，可以團結廣大的工農羣眾（這是尤其重要的）。當然，要做到這些，會有也必定有許多困難。但最大的困難還是由於殖民主義的統治。如果沒有時刻記着這一點，便會在經濟工作碰壁時，糊里糊塗地把責任推在羣眾身上，怪羣眾沒有製造安定的環境，怪羣眾太激進。如果記住這一點則會站在羣眾這一邊，向羣眾指出困難真正的根源，徹底地無情地揭發殖民主義者的破壞陰謀，反對向人民指出殖民主義經濟統治的真相，反而要人民諒解，不諒解便要怪人民。他們所以反對，是因為怕嚇走外國的資本，使到外國資本家不敢來同我們打交道，結果會使到我們的經濟工作失敗。這種見解相當流行於某些政客和「經濟專家」中間，然而它却只是一種荒唐的想法。說乾脆

一點，這種見解就是怕嚇走殖民主義的經濟統治！要是殖民主義經濟統治會這麼容易被嚇走，那可是人民的大幸了（？）也許有人會反駁，說不是怕嚇走殖民主義者，而是怕會使他們下毒手，加強對我們的經濟統治。這個詭辯是一樣的荒唐。殖民主義者不必靠我們嚇，他們自己時刻都會設法加強對我們的統治和壓迫的！我們現在所說的外套，不外是帝國主義國家本身急於往外輸出的資本。所謂對外貿易，不外是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在對外貿易上；本邦是完全處在殖民主義控制下，是完全沒有自由的。對外沒有這種自由，我們的工業化發展經濟，也只能在帝國主義的手掌中打滾。從整體上看，真正的情況就是這樣。所以，政府在推行其經濟工作時，必須無情地揭發殖民主義的破壞陰謀，唯有這樣，才不會「冤枉」地替他們分當罪名，也會團結羣眾，獲得羣眾的信任。

總結起來：要建立的民族經濟，必須先要有政治上的獨立。在現階段，不可能發展起獨立的民族經濟，但人民的力量和一個較進步的政府，是有可能爭取推行一定的經濟工作。這種經濟工作，在具體項目上，是要爭取給本邦廣大工農羣眾，中間階層及民族資產階級一定的物質利益，以團結全民更堅決地進行反殖政治鬥爭。這種經濟工作是為反殖政治鬥爭而服務的。由於殖民主義統治勢力仍很強，在經濟工作一定有許多困難存在，而根本的困難就在於殖民主義者的控制和破壞，我們必須徹底地無情地加以揭發。凡此，是我們對現階段的經濟工作應有的看法。

·陳白山·

(接自第二版)

論殖民主義必須反對到底

沒有一枝完備的海陸空軍武裝部隊，新加坡就會給人「拿去吃」的論調，是既無視於目前的國際潮流，也看不到人民力量的一種眼光短淺，頭腦陳舊了的觀點。如果論調能夠成立的話，那麼，世界上有資格獨立的國家究竟能有幾個呢？

我們要取回國防的權利，作國家的主人，並不是說非馬上收回外國軍事基地不可，在獨立了的國家容許外國軍事基地存在，當然不是愉快的事。但是能不能收回，這是決定於一定力量對比的問題，不是主觀願望要不要的問題。我們講實際一些，對方當然也不能不講實際。今天世界上，對方當然也不能不講實際。今天世界上，它們都已經是完全獨立了的國家，國防的權利基本上也是控制在自己的手上了，但是外國軍事基地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的解決，這些國家如果也按照「幾個據點」論的指示來辦事，非搞到一筆幾萬萬塊錢才獨立不可，恐怕這些國家要搞到現在還獨立不成呢！

由此可見，沒有錢不能反殖民主義，不能獨立等等論調，是經不起現實考驗，不能正確說明政治現實的。

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是很清楚的，再過兩年，新的憲制談判就要來了，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準備和提出什麼要求，來為人民爭取更多的民主權利呢？我們要朝那些方面努力，才能使內部自治不再是一個徒有其務的不完全，不徹底的內部自治呢？

有人大談要獨立還是要星馬合併的理論，好像擺在新加坡人民面前的，就是魚和熊掌（獨立或合併），大可以任選其一了，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當人民還得不到真正的完全的內部自治權利時，我們如果不用實際的行動堅決領導人民爭取

更多的民主權利，不動員和依靠人民進行實際的反殖民主義的鬥爭，而去大談美好的將來，大談那一種將來最美好，這樁做是不實際的。

人民是現實的。不管你要獨立也好，要新馬合併也好，你如果不願意堅決領導人民羣眾貫徹反殖民主義的鬥爭，而去提倡什麼：「幾個據點論，鼓吹什麼沒有錢不能反殖民主義，那就註定要脫離羣眾，註定要一事無成的。

新加坡人民的情緒和要求是什麼呢？人們可以從右派份子也在那黑臉紅脖子粗地大喊反殖民主義看出來，也可以以芳林補選時的緊張熱烈的場面看得清清楚楚，不滿足於三須古的內部自治，不滿意於政府的權力多限制，要求在新的憲制談判中為人民爭取更多的民主權利，要求在一切領域中大膽，堅決，澈底地把殖民主義勢力清除乾淨。這就是新加坡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人民反殖民主義的情緒是高昂的，人民要求得到更多的民主權利，要求進一步擺脫殖民主義的束縛，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的。誰如果不懂得看潮流，辨別風向，看不到人民的情緒和要求，不願意依靠羣眾，不敢放手發動羣眾去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新勝利，誰就會失去人民的擁護，誰就會使自己陷於孤立，這是那些想做人民的領袖的人，所不能不警惕和注意的。

人民要反殖民主義，現實生活也要人民反殖民主義，堅決地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反對半途妥協的道路，反對有錢才能反殖民主義的幾個據點論。這就是人民唯一能夠同意的答案。

——閃雷——

人民的利益去衡量（實則無論什麼問題，都必須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却有着天淵之別在社會主義國家伴隨着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在美國，却等於宣判廣大勞動人民的貧困和不幸。全榜是工業化，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但對於人民的利益而言，其結果是完全不全的，甚至是相反的。明顯得很，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工業所以能夠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在一起，因為社會主義政權是勞動人民的政權；在這個政權的保障下，一切經濟上的發展才會歸利於廣大人民。恰恰相反，掌握美國政權和國家機器的並不是勞動人民，而是貪婪地剝削着勞動人民的少數資本家；在這個政權的統治下，發展的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和經濟，而任何資本的東西，如果不是靠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便也就發展不起來。所以，在一個國家里推行工業化，發展經濟，是給人民帶來幸福或貧困，要看政權，國家機器是否掌握在廣大勞動人民的手中而定。誰掌握了政權，經濟發展便要為誰的利益而服務。

既是這樣，則決定本邦人民的命運，前途的關鍵在於那里呢？無疑，只有在於我們人民的堅持反殖政治鬥爭。即在於我們人民繼續開展消滅一切殖民主義和反人民的勢力，建立獨立完整的人民政權的政治鬥爭。人民一旦勝利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那時一切

促進新馬統一的兩種方針兩種後果

● 湯 田 ●

實現新馬的統一，是兩地人民的願望；因此，公開地贊成國家的分裂，公開地主張新馬應該永遠分離的人，是不會有的。但是，以種種藉口來造成新馬的分離，又以種種藉口來阻撓新馬的統一的人，却是存在着的。殖民主義者和聯合邦的右派，就是這樣的一些人。

在過去，新、馬和沙撈越等地是由一個中央統治集團控制着的。現在，這些地方變成了各自為政的分散的個體。這就是殖民主義者實行分而治之政策的傑作。地方被分割得越小，人民的力量就容易孤立起來。殖民主義者就能長期的維持其殖民地的統治。但是，如果殖民地人民能夠勇敢地團結起來，堅決反對分而治之的政策，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爭取真正的自由，殖民主義者的陰謀就不可能得逞。當時所有的左翼和進步力量都反對新馬分離、反對破壞國家的陰謀。但是，由於左翼進步力量還相當地弱小，由於當權的右翼採取和殖民主義者妥協的政策，結果在右派放棄爭取國家統一的情況下，新馬的分治就變成了事實。今天，當我們要來促進新馬的統一時，這些歷史的經驗教訓是不應該輕易忘記的。

歷史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殖民主義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和向這種政策妥協退讓的右派立場，是造成今天新馬分離的真正原因。新馬

分離的成為事實，兩地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新加坡人民還沒有自主的權力，這就是今天新馬困難統一的所在。沒有看到新馬分離的真正原因，沒有看到新馬實現統一的真正困難何在，就不可能制定正確的方針，採取正確的方法來促進新馬的統一。以右派的藉口來作為解決困難的根據，必然要傾向於無原則地去遷就和滿足右派的胃口，放棄自己左派的立場，在人家的藉口上用功夫，無異於隔靴搔癢，既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關鍵，當然也就不能正確地解決問題。

我到了造成新馬分離的原因和新馬統一的困難，換句話說，也就是找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但是，要怎樣解決問題呢？

站在左翼的立場，也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反殖民主義的立場，就會採取依靠人民的方針，把解決困難的希望寄托在兩地左翼進步力量的發展上。一方面，在新加坡動員和組織人民羣眾，加強全民的團結，爭取更多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力，把反殖民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另一方面，同情、鼓勵和支援聯合邦左翼進步力量的發展，揭露妨礙新馬統一的真相，使右派在人民中完全孤立起來，在新馬兩地，全面地推動反殖民主義的運動，只要人民有了更進一步的覺悟，只要消滅了殖民主義的一切影響，新馬的統

一就會早日實現。

站在右派的立場，或者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不敢依靠人民羣眾，又害怕殖民主義力量的強大。因此採取向右派妥協，遷就，使右派心滿意足的方針，把解決困難的希望寄托於殖民主義者和右派的同心轉意，自動讓步或恩賜。一方面，不願意堅決領導新加坡人民發揮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不願意促進全民的大團結，排斥不屬於自己一黨的進步力量，把不完全的自治說成是人民已經有了完全的民主權利，粉飾太平，安于現狀。另一方面，對聯合邦的右派採取姑息，忍讓甚至公開「求同」的態度，而對左翼力量則採取冷淡，孤立甚至公開「立異」的態度，助長右派的聲勢，打擊左翼的威風。不敢暴露造成新馬統一困難的真相，一味以右派的藉口作為自己解釋困難的根據。在新馬兩地，不是聯合所有左翼進步的力量孤立右派，把反殖民主義的事實進行到底，而是放棄堅強的政治領導，閃避困難，向現狀妥協。由於不願面對現實，不依靠人民的力量來掃除新馬統一的障礙，符合人民利益的新馬統一，就永遠無法實現。

兩種不同的方針，就會帶來兩種完全不同的後果。

採取依靠人民的方針，就能夠把新馬兩地人民的力量動員和組織

起來，就能夠在分清敵友的前提下促進全民的團結。實行維護和進一步爭取人民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的政策，就能夠獲得全民的熱烈擁護。由於立場是堅定的，方向是明確的，又由於人民的熱烈支持，真誠擁護，就完全有可能領導人民奮勇前進，逐步地取得反殖民主義的勝利。只要人民動員和組織起來，左翼進步的力量超過了右翼的力量，新馬統一的障礙就會掃除，新馬統一的時機就會成熟，在符合人民利益前提下的新馬統一就會實現。所以，依靠人民實現新馬統一的方針，即勝利的方針是密切聯繫羣眾，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針，是任何左翼政黨（或個人）都必須堅持的方針。

與依靠人民的方針相對立的方針，就是向右派妥協、遷就，使右派心滿意足的方針。實行這種方針的結果，必然要處處限制人民的民主權利，不敢實行堅決動員和組織人民羣眾的政策，不敢向右派違背人民利益的一切傾向的進行堅決的鬥爭，把精神和注意力花費在同右派週旋和拉關係方面，放棄人民的政治領導，由於立場不明、敵友不分，又由於不敢信任人民羣眾，不願放手發動羣眾，依靠羣眾去爭取他們的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當然就不可能獲得人民的赤誠相見，熱烈擁護，就不可能領導人民貫徹反

殖民主義的鬥爭，不能引導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這樣，人民的力量不能動員起來，左翼進步的力量不能戰勝右翼的力量，新馬統一的障礙就不能掃除，新馬統一的時機就不會到來，新馬的勉強統一就不可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採取向右派妥協的方針，是走向失敗的方針，是脫離羣眾，違背人民利益的方針，任何左翼政黨（或個人）都必須堅決反對這種方針。

方針是由立場來決定的。立場是不是反殖民主義，只要從具體方針和行動上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不提出明確的方針和採取具體的措施來反殖民主義，而提出含糊和籠統的合併口號來取代反殖民主義的口號，實際上就是不想繼續反殖民主義，不要反殖民主義。但是，在還是殖民地的新加坡，不反殖民主義是不行的。在獨立了的國家，只要還殘留着殖民主義，還存在着殖民主義的經濟剝削和軍事控制，殖民主義還是要反對到底的。為什麼呢？因為不反不行。不反就要脫離人民，就要被人民所唾棄，就要違背人民的利益。那麼，怎麼辦呢？答曰：堅決地反下去，用反殖民主義的口號來代替空洞的合併口號，用反殖民主義的具體行動來代替向右派妥協的錯誤方針，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這就是唯一的正確出路。

(接第一版)

反殖民主義的試金石

行不通的。為什麼呢？因為有了覺悟的人民不允許這樣做，因為歷史的必然趨勢不允許這樣做。事實已經證明，誰如果敢於忤逆民意，敢於違背歷史的潮流，誰就一定會被人民唾棄，被潮流所淹沒，這是註定要完蛋的。

現在安順補選中競爭的五個黨派，都以反殖民主義為標榜，都以爭取人民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為號召，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為什麼呢？因為殖民主義不能不反，這已經變成了一條鐵則。這個現象說明了任何黨派只有反殖民主義才能生存，才有發展的前途。可見，反殖民主義的潮流和聲勢，已經是沛然莫之能禦了。

雖然競爭的各個方面提出反殖民主義的動機不盡相同，提出解決的問題的方案也不完全一樣，有的真的要反殖民主義，也有的只是冒牌的反殖民主義；有的認為應該馬上獨立，有的又認為合併才是正確的道路。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就是

目前的憲制並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和願望，人民不滿現狀，要求更大的民主權利。因此，任何想與現狀妥協苟安，或粉飾現狀，為現狀辯護的立場和態度，都是違背人民的意思，對反殖民主義運動是不利的。

既然大家都承認人民不滿現狀，不滿意於三須古的內部自治要求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利。所以，採取一切具體的措施，堅決地反對殖民主義，在現實生活中使人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堅決領導人民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逐步勝利，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才是改革現狀和滿足人民合理願望的唯一辦法。

由此可見，那些絕口不談反殖民主義，不願採取任何具體和堅決的措施來爭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不敢依靠人民來貫徹反殖民主義的事業，把反殖民主義事業只停留在口頭上，或以空洞的合併和獨立的高談闊論來代替反殖民主義的實際工作的做法，都是有害無益，于

事無補的。

既然反殖民主義要採取具體和堅決的措施，才是唯一正確，而又切實可行的辦法。那麼，怎樣的措施才具體，切實，堅決而又徹底呢？

這個問題，工運領袖已經為新加坡人民提出了正確的答案。這些答案就是：——

- 在現階段：
 - (1) 立即釋放現在還關在牢獄中的全部政治犯。
 - (2) 盡速協助工運的統一。
 - (3) 給忠於反殖民主義鬥爭的人士以公民權和選舉權。
 - (4) 准許出版，言論，集會和組織的自由，以促進反殖民主義鬥爭。
- 在最近的將來(六三憲制談判時)：
 - (1) 爭取實現完全的內部自治。
 - (2) 廢除公安委員會的組織。

(3) 廢除憲制中一切不民主，不合理的條文。

(4) 對外貿易、文化關係上有完全自主的權力。

以上分為兩個階段實踐的反殖民主義的綱領，是最具體，最切實的反殖民主義綱領。

為什麼這理論是最具體、最切實的呢？

因為條文清楚，應該做的事一件一件提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所以最具體；因為問題是實際生活中存在着的，只要願意放手發動羣眾，就能夠逐步完成，所以最切實。

誰都知道：沒有具體的方針和切實的辦法，反殖民主義的口號就是再好，也只不過是空談而已。許多人高談合併和獨立，但是，卻不願採取任何具體的切實的步驟來反殖民主義。這就難怪現在連最反動的右派份子也高喊起合併和獨立的口號來了。因為默迪卡合併的口號是三歲小孩子也懂得喊的。只喊人民喜歡的口號而不用實際的工作來保證口號的實現，講得平淡一些，就是投機；講得嚴格一些，就是欺騙。

由此可見，願不願意採取具體和切實的行動來反殖民主義，是一

切實的或假的，堅決的或虛偽的反殖民主義的試金石。因為如果沒有採取具體的切實的行動來反殖民主義，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獨立或符合人民利益的合併，就不可能爭取到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就不可能真正結束殖民主義的統治。所以，一切真誠的，堅決要反殖民主義的人們應該提高警覺，揭穿那些虛偽的，口頭上反殖民主義的投機欺騙。而揭穿這種投機欺騙的可靠方法，就是看他們有沒有在實際行動上反殖民主義，看他們是不是擁護具體和切實的反殖民主義的辦法，並且，身體力行，堅持不渝。

沒有疑問，人民是有決心要反殖民主義的。人民也一定一百巴仙擁護具體和切實的反殖民主義的辦法。因為這是唯一正確的出路，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但是，現在安順補選中殺得人仰馬翻的各個黨派是否也有這種決心？願不願意這樣做呢？現在還不知道。不過，人們是或遲或早就會知道的。

要得到人民的擁護，要在補選中獲得勝利，只有堅決執行反殖民主義的路線和方針。採取具體和切實的辦法貫徹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除此之外的道路是沒有的。

左翼的立場何在？

嚴白

在人民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立場的問題是頭等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是民主，進步或反動，倒退的根本標誌。站在民主，進步的立場，換句話說，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就是左翼的立場。在今天，要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要維護人民的切身利益，不反殖民主義是不行的，所以，堅決反殖民主義，就是民主，進步的立場，也就是左翼的立場。

與此相反的，是右派的立場，不願意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不願意維護人民的切身利益，滿足現狀，粉飾太平，企圖延續殖民統治，或者用空洞的口號和諾言，把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帶上妥協的道路，不顧人民的死活，不想積極地反殖民主義，這就是反動，倒退的立場，也就是右派的立場。

可見，決定立場的主要因素，不是什麼空洞的口號和諾言，也不在於要爭取實現的一般

目標是什麼；而是在於有沒有在實際行動上堅持反殖民主義的原則，在於願不願意採取具體的措施來消滅殖民主義。反殖民主義是一切問題中的關鍵性的問題，撇開反殖民主義的具體行動和措施，來談什麼合併或獨立，都是不着邊際，無補于事的。

合併或獨立的目標不能說明一個政黨，集團或個人的基本立場，這是因為：

第一，立場是由人民的根本利益來決定的，而不是由一般性的目標來確定的。這就是說，立場是具體的東西，是看得清清楚楚，不能掩蓋的，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就要看某一政黨，集團或個人，是不是在具體問題上維護人民的利益，是不是放手動員和依靠人民羣眾來解決重大的政治問題。所謂重大的政治問題，現在擺在大家面前的，就是人民的民主權利問題，就是人民的民生福利問題。這些問題，在殖民統治的條件下，歸根到底，只有依靠人民進行反殖民主義的勝利鬥爭，才能徹底解決，沒有徹底的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而只是一般的合併或獨立（特別是危害民主運動和損害人民利益的合併，或空有虛表的假獨立），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不能真正維護人民利益的。所以，決定立場的根本因素，是具體和切實的反殖民主義的行動，而不是抽象的一般性的目標。

第二，合併或獨立之所以只是抽象的一般性的目標，是因為合併或獨立本身并不能具體地說明問題，解決問題，不能保證「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從歷史上和目前的政治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合併或獨立，有經濟和政治上發展落後而統一於一個先進國家的合併；也有政治上比較覺醒的單位，而被統一於反動的政治，但是力量強大的國家的所謂合併。前者無疑是進步的合併，而後者則是倒退的合併。獨立也是這樣：有徹底消滅了殖民主義而實現民族的真正解放的獨立；也有表面上是主權完整的國家，而實際上却仍被殖民主義者所控制和奴役的所謂獨立。無疑的，前者是真正的獨立，而後者則是假的獨立，冒牌的獨立。

所以，既然有各種各樣的合併和獨立，

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合併，也有違反人民利益的合併；有真的獨立，也有假的獨立。這就說明了一般的合併或獨立的主張，并不能說明立場的問題。因為這種主張，只是一般地反映了人民的願望，但是，沒有具體和明確地體現着人民的實際利益。因此，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決定立場的最主要的東西，而不是一般性的主張。

第三，合併或獨立雖然是人民願望的一般的反映。但是，有時它又作為殖民主義者採取主動退却和政治欺騙的一種形式出現，這是為了要模糊人民視線，軟化人民的鬥爭意志，在實際上達到延續殖民地統治的目的。所以，殖民主義者反動的封建份子，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都變成了高唱合併和獨立的能手，到處都充斥着合併與獨立的聲音。但是，人們怎樣能夠期望這些時代的渣滓和政治上的垃圾，會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上來爭取真正「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合併和獨立呢？俗語說得好：「狗嘴里長不出象牙來。」認為主張合併和獨立，就是左翼立場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最後，讓我們來觀察一下新加坡的政治現實。

自由社會黨的陳秉樞說：「我們目前的需要任務就是致力於實現新馬的合併。」

四黨聯盟的頭子林有福說：「我們贊成新馬的合併。」又說：「只有通過新馬兩地聯盟的合作，新馬才能實現合併。」換句話說：支持四黨聯盟，就會更快地實現新馬合併。

這些就是右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說明：右派在原則上也是支持新馬合併的。不但支持，而且還認為如果他們執政，更容易實現合併，為的是聯合邦執政的也是右翼的政府。

很好！讓我們再聽聽其他一些聲音。

前港督葛遜洪（他現在為觀標汽油壟斷資本效勞）說：大馬來西亞聯邦計劃是值得讚揚的。

現在，汶萊、北婆和沙撈越三地的總督也為着所謂合併計劃飛來新加坡密談。

英文海峽時報也為着支持「合併」計劃

而拉長喉嚨鼓吹起來了。

於是，人們不禁要問：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右派份子，英國的總督先生們，海峽時報等等，忽然間都搖身一變，變成了左派人物，都不約而同地站在左翼的立場發表了意見呢？（只因為他們都贊成新馬合併！）這當然只能是一個笑話！只能證明「通過合併獨立」才是站在左翼立場說話的論斷，是多什麼荒唐和可笑！

由此可見，確定一個政黨，集團或個人是不是站在左翼的立場，首先是看這一政黨，集團或個人是不是堅決地反殖民主義。是不是願意採取具體和切實的步驟，依靠人民羣眾的力量來貫徹反殖民主義的鬥爭，而不是根據某些空洞的主張和議論（如實現合併獨立等等）來確定的。為什麼呢？其中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左翼的立場，實質上就是人民的立場，也就是根據人民的根本利益所確定的解決問題和對待問題的出發點。什麼是人民目前的根本利益呢？這就是充分的民主權利，有保障的物質生活，健康而又豐富的精神生活。但是，在殖民統治的條件下，沒有徹底消滅殖民主義，這些基本利益就無從實現。所以，要維護和進一步爭取人民的利益，要實現人民的合理願望，就不能不反殖民主義，就不能不堅決地採取各種切實可行的措施，來反對殖民主義。

希望殖民主義者和右派份子反殖民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無異於要他們挖掉自己的根基，宣判自己的死刑。但是，殖民主義者和右派份子却完全可能贊成和願意鼓吹合併或獨立。因為既然存在着各種花樣的合併和獨立，既然，世界上還有一種合併和獨立無損於他們的基本利益的。那麼，又何樂而不為呢？可見，只有反殖民主義鬥爭，也只有採取具體切實的步驟來反殖民主義，才是左翼立場的試金石，才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說話。一切與此相反的立場，一切以合併獨立去作為盾牌來逃避反殖民主義鬥爭的立場，根本就是右派的立場，根本就沒有資格稱為「左翼」的立場。

怎樣「在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

安順補選是件小事。補選的輸贏勝負也是小事。

參加補選的右翼份子，更是一件小事。因為不管他們怎樣七拼八湊，互相勾結，老百姓是看得清他們的反動面目的。

重要的是人民行動黨對當前政局所表示的立場和態度。因為，不論補選的結果怎樣，行動黨還將握有三十九席的絕大多數票，是執政黨。

今年六月十日，人民行動黨召開了安順區支部黨員大會。在這個會議上，行動黨主席杜進才博士，代表該黨中央發表聲明。聲明中說「……由於事件的發展，人民行動黨現在有可能宣佈，它在一九六三年重新開憲制談判的目標。我們現在的目標應該是徹底消滅在新加坡的殖民主義勢力，並通過與馬來亞聯邦或與一個較大的聯合邦的合併而取得完全的獨立。下一步的憲制進展不應再是片段的，或者只限於在憲制機器中耍玩花樣……。我們爭取的新憲制，不但要做到剷除一切殖民地的控制，而且也要做到不與人民行動黨的政策和理想違背……。」

兩年多來，我們從沒有聽到人民行動黨反殖民主義的聲音。甚至去年底，該黨在「中央執行委員會

政策聲明」中所規定的三項「短期目標」，也完全撇開反殖民主義不提（行動黨六週年特刊），「我黨的確定的政治目標」。而現在，我們不但聽到了反殖民主義的口號，而且還斷言要在一個規定的期限內爭取，「徹底剷除一切殖民地控制」。這實在值得我們喊兩聲：好極了！好極了！

但是，這裏必須首先弄清楚：現在所談的，不是一般性的「剷除殖民主義」，或者「通過合併取得獨立」等等政治號召或政治口號；也不是爭論「新加坡要怎樣獨立」的問題；而是一個具體的，切實的，作為某一次鬥爭的工作內容和爭取目標的東西。那就是：「在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覺得大家應該馬上認真，負責，而且客觀，民主地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好不好呢？當然好。在政治上，在原則上，都好極了！但是怎樣在「一九六三年」，把殖民主義加以「徹底」地「剷除」呢？

對於這一點，行動黨六月十日的聲明和李光耀先生在同一會議上的演說，提出的現實根據和鬥爭策略如下：

「現實根據」是：新、馬合併

，或是一個更大的新、馬、婆、砂、汶五區的小共和聯邦，馬上就會實現了。因此一九六三年就可以通過合併，「徹底消滅新加坡的殖民主義」。

「鬥爭策略」是：千萬不好得罪目前聯合邦的當政者，損害我們與聯合邦的關係。

按照這種「現實根據」和「鬥爭策略」，是否真的能夠在「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呢？」

現在，先從新馬「合併」，和五區「大合併」談起吧！

目前的聯合邦當政者，對於恢復國家統一的態度和觀點，是盡人皆知的。甚至在最近，我們聽到一些不但不利合併，而且還含有鼓勵民族猜忌和分離的指摘。我們懷疑一個現實統一，促進民主，進步和團結的合併，真的會「在一九六三年」實現。

至於「五區大合併」，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更不用說在一九六三年就會實現。我們所知道的是：今年五月末，聯合邦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講中，曾經提起說：就他看來，大家終得想出一個辦法，來「促使馬、新、婆、砂、汶這五區在政治，經濟上的更密切合併」。聯合邦總理的這些話，只能算是他對這五個地區未來發展的一般性展望

。這並不是什麼人對「合併」或「大合併」傾向有所「害怕」或「驚恐」。而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一切還只是像上面所說那樣而已。

人民行動黨的領袖們，到底有什麼妙法，可以使「合併」與「大合併」在一九六三年實現，以便給他們用來在憲制談判中「剷除殖民主義」，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如果僅僅是抓住聯合邦首相說過的三兩句話，就把它當做當前的具體政治現實，向老百姓宣傳和鼓吹，我們却不敢苟同。原因是它并非事實。當然，用并非事實的東西，來作一九六三年剷除殖民主義的現實根據，就更是我們所不敢恭維的了。

「合併」什麼時候實現？怎樣「合併」法？「大合併」會不會到來？是怎樣的一種「大合併」？這是一個問題。一九六三年的新英談判，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所感到不安的是：把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與「合併」和「大合併」硬硬拉在一起，并把一切都寄托在「合併」與「大合併」的實現上面。

我們認為「合併」與「憲制談判」不應該硬拉在一起。理由是：憲制談判是明文確定將在某一時間舉行的特定事情。「合併」却還是在發展中的政治問題。第二。憲制

談判是新，英之間敵我分明的問題。「合併」在目前却牽涉到第三方面。實際上，新加坡也不可能去向英國爭取合併。

行動黨現在所表明的憲制談判立場是：「通過合併或大合併在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中，徹底剷除殖民主義」。但是，如果到時「合併」與「大合併」不能實現，那末，星加坡的殖民主義是否要「徹底剷除」呢？如果到時「合併」或「大合併」還不能實現，那末，新加坡應該怎樣？應該爭取些什麼？談些什麼？或是長期保留原狀？等待「合併」或「大合併」來替我們剷除殖民主義？

大家說的是具體的「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的立場。行動黨說的却是戴上了「徹底剷除殖民主義」大帽子的「爭取合併」。「通過合併剷除殖民主義」，只說明爭取合併的總的政治立場，并不說明在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中的具體立場。

其次是「不好得罪目前聯合邦當政者」的問題。

這一點是李光耀總理在六月十日演說的中心內容。他在演說中再三提了好幾次。甚至對聯合邦右派公然地，直接支持和鼓勵新加坡反動份子死灰復燃的活動，李總理還公開表示歡迎。說這種活動是「右

(轉第六版)

關於五地聯邦的問題

·天江·

——東姑是符合英國的旨意而提出其成立聯邦的主張——

東姑的成立星馬婆沙汶聯邦的主張是符合英國的旨意而提出的。

為什麼說是符合英國的旨意？英國不是主張「分而治之」嗎？這（成立五地聯邦）對東姑有何好處？這難道不是五地人民的共同要求嗎？東姑的主張不是符合人民的要求嗎（或兩者不同在那裏）？這裏便是要就這些問題作分析！以獲得對五地聯邦問題的正確認識，以及視穿藏在東姑的主張後面的陰謀。

（一）英國主張「分而治之」。沒有錯，這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及一切征服主義的一貫政策和手段。英國沒有例外。英國硬把星馬分割，利用兩地情況上的差異（如政治形勢不平衡，華巫兩族分佈不均勻等等），阻梗了星加坡爭取獨立，也緩慢了聯邦左翼勢力的增長。這就是為我們大家所熟悉的「分而治之」的明証。

但是星馬人民堅決反對被分割分治。人民的力量日益增大，已經使到星馬合併成爲一個必然的歷史趨勢。「分而治之」因而眼看要破產，而兩地一旦合併，兩地反殖鬥爭的進步勢力一旦結實地匯合起來，那時便不得了。這種趨勢迫得英國與其勾結的星馬反動勢力大大着急。他們知道，現在還要阻止星馬合併已經不可能了。於是才退一步，企圖用方法去抵消這個眼看要來的「不得了」。這個方法就是成立五地聯邦。

同樣，北婆三邦人民也堅決反對被分割分治，三邦人民反殖鬥爭的力量也正日益增強。這些力量的總匯合同樣也將是不得了。所以上面的那個方法，是針對企圖「先發制人」地阻梗和破壞五地人民反殖力量逐步發展，匯合，走向「不得了」而採用的。

這個方法，在表面上，好像是和「分而治之」是相反的，好像不是要分割星馬婆沙汶而是促成其統一的，但在本質上，這兩個方法是

（接第五版）

怎樣「在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

翼也承認新馬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的証明，是一件「好事」！總理先生與右翼「求同」的「宏量」，實在大得可以。不過，這可不是個人的「度量」問題。問題是：把「不可得罪聯邦右翼當政者」，當作一個左翼政黨的鬥爭策略原則，在政治上是否健全呢？既然行動黨在自己的聲明中，說合併的傾向是「不可扭轉，不可避免的歷史行程」。但又爲什麼戰戰兢兢地，把一切都寄托在「不可得罪」某些個人上面？而且把它強調爲絕對重要和超於一切之上。這在理論上是否自相矛盾呢？

還有，怎樣才算「得罪」，或怎樣才算「不得罪」，目前聯邦的當政者呢？其他的不必說。聯邦右派公然直接支持和鼓勵新加坡右派的反動份子，做他們的後盾，以便他們可以起來進攻人民，阻礙民主，進步和反殖民主義事業。這

一絲的，因爲帝國主義者的一切所作所爲只有一個目的：即是要繼續其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統治和剝削。爲了達到這目的，帝國主義者所採用的手段和方法不是一成不變的。當然，他們的目的不會變，但在手法上是可以改變的。對於這點，我們切勿不可作太低估計。

（二）成立五地聯邦怎麼能使英國達到繼續其統治的目的呢？英國謀算：如果快快給這五地來一個形式上的聯合獨立，則五地的廣泛的統一的反殖鬥爭陣線將難於形成。加上英國與五地反動勢力的力量的集中（這點下面會再提到），以及在五地間從中挑撥和破壞，整個新聯邦便可能陷入較脆弱的反殖鬥爭狀態，而且可能引起五地人民內部的分裂（如地方主義等），這樣便易於讓英國延續及保全其統治地位。英國是企圖利用五地人民組成鞏固反殖鬥爭統一陣線的條件和時機尚未成熟的時刻，先把他和五地反動勢力的力量集中起來，加強對五地人民的壓迫和剝削，並從中挑撥人民內部的分裂。在這裏，他們便以成立五地聯邦作外衣，採用了掩蔽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這些是英國的主觀願望和陰謀。但在客觀上，由於這個新聯邦內部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存在許多矛盾和困難，這些矛盾和困難的確是可以被他們加以擴大和利用以達到他們的主觀目的的。所以，以爲他們的陰謀是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的想法，是錯誤而且有害的。

（三）對於東姑，五地聯邦的成立也大有好處。東姑心頭上有着一个大願望，便是害怕星馬合併之後，兩地進步勢力匯合和發展起來，會使他和聯盟立足不住，會垮台。這是聯邦政權一直不敢和星洲合併的根本原因，是東姑的內疚。（至於如「效忠問題」等理由只是種種藉口而已）。因爲這樣，東姑

種做法，應不應該暴露揭穿，應不應該據理提出批評，以警惕全馬人民？揭穿和批評，對方當然會不高興。這算不算得罪？算不算「損害新加坡與聯邦的關係」。再譬如說，聯邦當政者不斷指罵華人「不效忠」，說華人要把新加坡變成「中國的殖民地」等等。對於這種違反事實，又含有挑撥民族猜忌與不和的種族主義論調，我們可不可以據理爭辯，加以糾正和批評呢？如果對方不高興被糾正和批評，算不算得罪他們？算不算「損害新加坡與聯邦的友誼」？

李光耀先生以前對新加坡反動派的揭穿和暴露，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在，因爲有聯邦的右派直接撐腰，李先生對他們的反動結盟，竟公開表示歡迎了，作爲新加坡的民選總理，對於「華人要把新加坡變成中國的殖民地」這種嚴重的指摘，竟不敢代表人民說一句話。這

這次才置星馬合併的迫切問題於一旁，而僅一心一意地去論說比較長遠的成立五地聯邦問題。他的願望是想一下子成立五地聯邦，不可先來一個星馬合併。如果能一下子果真把五地聯邦成立起來，他那個願望便可以消除！因爲那時他和聯盟繼續掌握政權及管制新聯邦的可能性增大了。顯然，東姑可以從兩方面去估計這可能性是會增大。他一方面是從選票上着想，認爲北婆三邦在政治上較落後的羣衆拉得來；另一方面則從英國與反動勢力的靠山着想，以爲那時可以獲得更大的撐腰。

因此，我們不難明白何以會照英國的旨意提出了成立五地聯邦的建議。這種建議是完全從他個人政治野心及狹隘的黨利益出發的，是把五地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爲犧牲的代價。

（四）成立五地聯邦是五地人民的共同要求。沒有錯，這五地都是處在英國的統治和剝削下，五地人民有共同的政治鬥爭的內容和方向。而且無論在地理上，歷史上，經濟文化上，這五地都有成立聯邦的條件和需要。

既然英國和東姑要成立五地聯邦，人民也要成立聯邦，大家的意見豈不是成爲「一致」的嗎？如果以爲這樣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這種所謂「一致」只是表面現象而已。在實質上，人民的要求和英國的計謀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相對立的。人民要求成立五地聯邦，是要把五地反殖鬥爭團結一致貫徹到底，全面地徹底地打垮殖民主義統治勢力，從而建立更爲健全的領土較廣的獨立自主的國家。但英國謀算成立聯邦，是要破壞反殖鬥爭力量，延續及保全其對五地人民的統治及剝削，阻止五地人民的真正獨立自主。我們必須從本質上分辨，不可爲現象所模糊。

（五）我們在上面已把藏在「

成立五地聯邦」這主張後面的英國及東姑的陰謀揭穿了，並且已把他們的「建議」和人民的要求在本質上劃分清楚了。在這樣的認識上，我們便能看清英國和東姑的「五地聯邦」在政治結構上的性質和形態。他們的所謂「聯邦」只有是五地殖民主義勢力及與其勾結的反動勢力的公開的結合。這種公開的結合，就是指他們在爲其所控制的政權、政府、國家機構上合成一體，合成爲一個反人民的統治者的巨獸。簡單地說，即東姑的「五地聯邦」僅是爲五地殖民主義勢力及反動勢力統治者所私有的「五地聯邦」，它是英國及東姑等人的大會串，人民沒有份，但於於於人民有害，因爲統治者們的大會串，絲毫沒有使他們失去了其本性，反而意味着他們會集中力量加強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

與此相反，人民要求的「五地聯邦」在政治結構上，是一點兒也沒有離開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政權的這個內容的。

（六）東姑的「五地聯邦」是五地殖民主義勢力及反動勢力的「力量集中」，但是從五地人民反殖鬥爭發展的過去歷史和必然趨勢去看，這個「力量集中」却正是說明了面臨崩潰的那些殖民主義勢力和反動勢力，爲了怕人民的力量，怕他們的統治勢力在各個地區會被人民各個擊破，怕到時呼應來不及，因而才企圖「先發制人」地把自己的搖動的統治勢力集中結合起來。這是反人民力量面對危機的掙扎。

英國和東姑等人在作這種掙扎，在進行其大陰謀的同時，企圖用他們的「五地聯邦」去取代人民所要求的「五地聯邦」，企圖用一座裏面暗藏毒器的偶像去欺騙和滿足人民的要求。他們以爲如果這樣可行的話，便能轉移人民反殖鬥爭的視線。但這是行不通的。五地人民反殖鬥爭將會仍然無情地發展擴大，什麼偶像都一樣被人民的力量所擊破！

就絕對「不如得罪」目前聯邦的當政者。反過來說，只要聯邦當政者不高興，「合併」或「大合併」就不能實現，而一切也就「不得了」了，反殖民主義就不能進行了。這那裏是什麼剷除殖民主義的鬥爭策略呢？

從行動黨領袖提出來的這些剷除殖民主義的所謂「現實根據」和「鬥爭策略」看來，他們似乎完全看不見馬來亞人民的力量，首先是看不見新加坡人民的力量。事實上，在他們這次的政策聲明和演講中，廣大人民羣衆的力量，以及這個力量在反殖民主義鬥爭中的決定作用，不但沒有被強調，而且是完全沒有被提到！

我們歡迎執政黨要在「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的聲言。行動黨一路來都聲稱他們絕對不以空洞的口號來欺騙和迷惑人民。我們相信，這個「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的口號，也是根據「絕對不欺騙和迷惑人民」的原則提出來的。因爲這樣，我們才對這個口號提出了討論。也算是對它表示嚴肅和認真態度。我們希望人民

（七）人民要求成立聯邦。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當然同意成立這聯邦。但是這個聯邦的成立必須是逐步達到的，不是一下子就實現。必須依據五地具體情況和條件，主要是依據反殖鬥爭力量在各地發展的程度，分階段去達到。這樣才能鞏固各地人民反殖鬥爭的力量和成果，對人民才會有利，才能符合人民要求成立聯邦的本意。

從反殖鬥爭的發展水平看，星馬應先行合併。以這個合併作爲成立五地聯邦的第一步。北婆三邦也應該爭取獨立和合併，這可能是作爲第二步。總之，在完成星馬合併和北婆三邦合併之後，才會提供了考慮成立五地聯邦的有利人民的實際條件和基礎。當然，星馬合併和北婆三邦合併的這些問題，也必須從不違反人民反殖鬥爭作出發去解決之。

我們提出聯邦成立前須先完成星馬合併及北婆三邦的獨立和合併的主張，並沒有表示主張這五地應該互相隔離地各自進行反殖鬥爭。相反，這兩個合併既成爲總合併的先行任務，則在爲共同努力於達至這個總合併的目標的基礎上，五地人民的反殖鬥爭時時刻刻都必須互相支援和配合。唯有這樣真正有利於人民的總合併才可能實現。如果東姑不是和英國同鼻孔出氣的話，他便應該選擇逐步達至總合併的途徑，更應該實際一點：先設法使到五地人民在政治接觸和聯繫上獲得應有的民主和自由。

（八）總之，東姑這次提出成立星馬婆沙汶聯邦，是因爲他怕星馬兩地合併；他想一下子五地總合併，藉以損害進步勢力的發展，保全他的政權。這是他的背後目的。他的這個目的和英國的目的相趨一致，因爲損害五地進步勢力的發展，便必然會阻礙了反殖鬥爭的發展，有利於英國延續其統治。我們必須揭穿他們的這種陰謀，應該反對一下子合併，主張逐步總合併。不能讓英國和東姑的陰謀獲得實現。

行動黨的領導人能夠客觀冷靜也考慮我們的意見。

最後，應當說明的是：作爲一個左翼的，堅決反殖民主義的政黨，我們支持任何真正反殖民主義的主張和行動，不過我們認爲：人民羣衆才是革命力量的泉源，是一切鬥爭勝利的依據。必須把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寄托在廣大人民羣衆身上。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和觀點。

因此，爲了一兩年內進行一次「徹底剷除殖民主義」的大戰鬥，現在就須動手準備鬥爭的條件。大力擴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加強人民內部團結；反對殖民主義對內部事務的無理干涉；堅決打擊反動派的破壞活動；廣泛展開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主自由的宣傳教育；信任老百姓的愛國覺悟，全面放手把人民羣衆組織和動員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夠使人民對於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徹底剷除殖民主義」的口號有充份的信心。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政府和人民上下一心，鬥志昂揚，奮勇前進地堅決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更大勝利。

——陳思文——